

◆六岭杂谈

# 故乡有条文学的河

罗建云

我的故乡位于湘西南,地处雪峰山脉,资江上游,是一个叫隆回的小地方。

隆回面积不大,境内有一条河,叫辰河(古称辰水),是我们的母亲河,也是一条文学的河。辰河发源于望云山北麓,流经大水洞、羊古坳、六都寨、荷香桥、石门等地,在桃洪镇汇入资江,全长88公里,流域面积844平方公里。她用自已的乳汁,培育了无数英才,尤以文人为盛。

先说魏源。在我国近代历史上,他是一个童叟皆知的人物,被喻为“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”。魏源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,就是喝辰河的水长大的。魏源故居位于司门前(古称金潭),他的童年、少年就在这里度过。他天资聪慧,熟读经史,主张变法,提倡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。他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,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、诗人。至今,仍有很多关于魏源的故事在社会流传。诸如九岁赴县城应试,考官指着画有太极图的茶杯说出上联“杯中含太极”,嘱其对下联。魏源摸着怀中麦饼,随口应对:“腹内孕乾坤。”足见魏源聪慧过人。他的事迹激励无数年轻学子奋发图强,为国建功立业。

再说陈早春。在现代文学出版史上,他堪称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。早年入读武汉大学,后供职人民文学出版社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,他以知识分子的初心,与其他同事共同努力,出版很多优秀作品,培养很多优秀作家。他著有《绠短集》《冯雪峰》以及《冯雪峰评传》(合作)等鸿篇巨制,在业界影响深远。陈早春出生于金石桥,喝辰河的

水长大,对故乡颇有感情。他在《家乡的小桥》一文中写道:“落差扬瀑,潭里回流,击石溅珠,拍岸撕絮,漏斗漩涡,应有尽有。”可见他对家乡、对故土的深情。他还写诗表达对故土的眷恋:“少小离家老未还,乡思丝缕如绞盘。云山搞绵难成彩,洞水浅流转入洋。所幸随缘随用舍,聊能自主自行藏。奔波难得全孝悌,唯秉祖宗硬脊梁。”

三说罗长江。在隆回,在邵阳,在湖南,提及其名,无不佩服他的文笔好、人品好,是个货真价实的大才子。他出生于石门,年轻时喜欢文学创作。先在乡村中学教书,后调入隆回县文化馆做文学专干。再后来,大庸建市,招聘人才,他便去《大庸报》做记者。他出版文学作品30余部,尤以“大地五部曲”最具代表性,在文坛,称得上是高产、高质的作家。辰河的水哺育他成长,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无限灵感。他所写文章,细腻之处绵柔似水,粗犷之处气势磅礴,犹如一首琵琶曲,韵味悠长。

四说马萧萧。曾记否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他便是轰轰烈烈的“校园诗歌运动”的领军人物。他出生于长鄚,13岁开始发表作品,15岁创办全国第一家中学生诗报,16岁被评为首届中国十大校园诗人,后被评为首届中国十佳军旅诗人。他是农村娃,但创作的诗歌并非只有乡土气息,更体现浓郁、真挚的现实情怀,宽阔、博大的历史视觉,瑰丽、典雅的明丽诗风。无法想象,他从大山走出,纵横诗坛,为什么拥有这种文学的底气与创作的动力?这还得回到他成长的故乡,这里有连绵起伏的群山、奔流不息的河流、人才辈

出的土壤,使他在无声无息中获得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绝的诗歌灵感。他著作颇丰,佳作频出,出版诗集《甜甜的季节》《中国地名手记》等各类文学作品20余部。

如果再举例,像孙浪工、匡国泰、肖旭驰、李傻傻、马笑泉、郑小驴、刘晓平、海啸、江冬等,在文坛也是叫得响、拿得出的人物。1923年,孙浪工就在《小说月报》发表《海底渴慕者》,在教育、语言、文学和翻译领域颇有建树,是一位多才多艺、著作丰盈的作家、学者。肖旭驰现任编剧,《西北岁月》《湾区儿女》《夺宝》《水落石出》《非常使命》《矿长》等影视作品在中央电视台、北京卫视播出,异常火热。袁树雄不是文人,是歌手,凭一首《早安隆回》,让隆回之名天下盛传,就连阿根廷大使也来到这片热土,体验古老花瑶文化,畅饮辰河甘露酿造的美酒。

眺望浩瀚的历史,从古至今,辰河两岸人才辈出,文学领域精彩纷呈。一朵朵浪花,一阵阵波涛,一声声鸣笛,就像一首首诗歌、一篇篇散文、一本本小说,化作甘泉,变成美酒,日渐融入人的心灵。文学好像变成了水,水似乎变成了文学,二者交织在一起,于是有了辰河两岸美不胜收的世外桃源般的美景,有了青年才俊追求文学梦想的持续动力。辰河流入资江,汇聚洞庭湖,随着翻滚的浪花融入大海。而魏源的思想、孙浪工的学问、罗长江的著作已经成为大海的浪花,融入这个多姿多彩的美丽星球。一条河孕育出如此多的优秀作家、诗人,岂能说辰河不是一条文学的河? (罗建云,隆回人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## 父亲的稻田，母亲的田埂

伍想德

◆岁月回眸

我的老家是丘陵地区。老祖宗在这里开出了层层梯田。

那时,我的父亲租种别人三十八丘田,他精心守护和侍弄每寸土地,倾洒汗水,只为收获富足。他以土地为根,用勤劳书写生活。他按照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的规律,在稻田里安排农事。田埂则是母亲专种瓜豆的地方。

每年秋收之后,稻田成了板田。“寒露霜降,秋耕最好。”父亲牵着水牛背着木犁,把板田犁了犁,一垅一垅的,特别美观。冰雪一落,害虫冻死,泥土冻松。不过那丘特别肥沃的秧田,要灌水耙平。父亲交待我每天早晨微微亮,就要起早捡狗粪倒入秧田,这是我最不愿意做但又必须做的事。一个冬天,我捡了不少狗粪倒入秧田。到新年,父母奖励了我一身新衣裳。

新年过后,“立春雨水”,父亲把一年的生产计划订好了。“惊蛰春分,送粪耕地。”父亲把牛栏里堆积如山的牛粪挑到稻田里,准备春耕。我虽年幼,也要像宋代诗人范成大的《田家》诗里所说的:“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父亲叫我撸起袖子,把一堆一堆的牛粪撒开。父亲把稻田灌进春水,操着铁耙把犁好的地连同撒开的牛粪耙平,这叫“一犁一耙”。稍过一段时间,父亲再将水田翻犁过来耙平,叫“二犁二耙”。等到“芒种夏至”,父亲再把水田犁过来耙平,叫“三犁三耙”。这时插秧了,也叫“栽田”,亲戚朋友邻里乡亲都来帮忙。“四脚扒泥,胜子背犁。”栽田人特别辛苦。母亲就把腊肉、猪血丸子、腊豆腐煮熟切成大片,用粽叶扎好,每人一扎,还加一个盐鸭蛋、一个大糯米粑。大家歇肩饱吃一顿后,接着再干。插秧一天,大家都是腰酸背痛,但三十多丘田都栽好了。等到秧苗转青,父亲还要用脚板翻松稻田,清除杂草。禾苗长到快“怀胎”时,父亲又把牛粪一担担挑到禾垌里叫我撒开。我怕弄脏衣裤,干脆光着屁股撒牛粪,满田的清水很快变成了牛粪水。这次追肥,保证了抽穗后谷粒又多又壮。成熟时,层层梯田一片金黄,特别美丽。正如民歌《谁不说我家乡好》所唱:“一座座青山紧相连,一朵朵白云绕山间;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,一阵阵歌声随风传。”

水稻成熟时,农民有一个隆重的尝新节,像过年一样。割一些新稻谷,煮一锅新米饭,煮几盆肉和鱼,摆上八仙桌,祭拜天地和祖宗,全家老少跪拜作揖。等最年长的祖父首先夹上新米饭尝一口,大家就可以开吃了。辛苦耕耘的牛也是要尝新的,装一碗新米饭,配上一盆青菜,让牛也饱吃一顿。秋收开始了,全家男女老少都上阵。吃中午饭时,大家围坐八仙桌,吃用茄子炒的鸭子,香喷喷的,这叫做“辛苦做,快乐吃”!

母亲的田埂劳作,开始于“清明谷雨”。土能生万物,母亲对于田埂的使用,自然也有她的打算。那么多的田埂,她要种上不同的瓜豆:有的种绿豆、豇豆,有的种长豆角、丝瓜,有的种水瓜、南瓜等。只见她在靠水旁的田基上,用锄头挖上一排小洞,每个洞里放上草木灰,分别下了不同的瓜豆种子,待到瓜苗、长豆角的藤蔓长到一定的时候,再浇上几次粪尿肥,并注意除虫。这些瓜豆成熟时,我的任务是协助母亲摘绿豆、豇豆;把金黄的南瓜搬成一堆,等父母一担一担挑回屋里。

绿豆、豇豆很珍贵,母亲舍不得吃,常拿去卖钱买棉布和水鞋。长豆角用来做成干豆角,装进坛子里,四季可吃。丝瓜和水瓜每天可摘一大筛子,煮一锅可当饭吃,瓜果半年粮嘛!至于南瓜可以收藏,冬天当饭吃,但过新年前必须吃完,不能把“南(难)”留给新一年。别看过去农民读书不多,但对于吃喝是非常讲究的。(伍想德,曾任邵阳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)

◆湖湘三百六十行



## 更夫

唐文林 王艳萍

打更是旧时一种夜间报时的做法。各街巷都没有更夫,以便看街、巡逻、报时。隔几条街设有一个更房,两个人一班,一个敲梆子,一个打锣。他们根据更时来敲梆打锣。他们根据更时来敲梆打锣,通宵熬夜,很是辛苦,但所得工钱无几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,打更之举便被互相配合,彼此协作,边走边敲边喊:“天干物燥,小心火烛。”更夫是雇用的,每个班

(唐文林、王艳萍,宝庆烙画传承人)

## 学会倾听

刘传斌

女儿上二年级时,比较贪玩,做作业有点拖拉。妻子是急性子,总爱催促女儿:“又在玩,快去写作业!”“这个字都不会写,你在学校认真听讲了吗?”开始,女儿还勉强回应,讲得多了,她干脆用手把耳朵堵住。妻子被她气得够呛。一段时间过去,女儿作业拖拉的习惯丝毫未改。

后来,我和妻子商量:“以后在教育的时候,能不能换个方式?不要说一大堆命令或指责的话,应该耐心倾听孩子的想法。”妻子内心依然焦虑,但也默默地表示赞同。

一天,趁和女儿在下棋的时候,我轻声问她:“宝贝,妈妈要你做作业,你为什么生气?”她说:“总是催、催、催,烦死了!”我接着说:“老爸想听听,对于作业,你怎么安排呢?”“我玩一下就会写的呀!”她大声说道。

后来,女儿回到家,妻子不再反复催促她写作业,只是委婉提醒。事实证明,女儿做作业并非妻子想得那么糟糕。她玩一会儿后,就坐到书桌前,拿出书本,开始写作业。我和妻子也不像之前那样,生怕她做错題,总在旁边不停地指导,而是等她遇到困难叫我们时,才过去帮她。

一天晚上,我向女儿诉苦:“今天,爸爸

上音乐课的时候,学生不听话,该怎么办?”她有板有眼地告诉我:“你就说,还不听话,就不给你们上音乐课了,上自习!看他们怎么办?”我反问:“这个办法行吗?”“我们音乐老师就是这么说的。”她说。

这是我与女儿交流的一些场景,我为她的改变颇感欣慰。有人说,父母的耳朵比嘴巴更重要。的确,教育不是机械说教,家长不是理所当然的教育者。家长应该多听少说,适当示弱,蹲下身子,多去感受孩子的内心世界。

在现实生活中,有一些家长总是高高在上,对孩子指手画脚,孩子心里想什么、有何心理需求,全然不顾,进而导致孩子出现各种“劣迹”。父母不光要注重在物质生活上满足孩子的需要,更需要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。而倾听孩子的心声,正是从精神和感情上关怀孩子、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方式。

由此想到学校教育。课堂上,少数老师习惯于满堂灌,把学生当知识容器,过多强调听,学生说的机会少。他们偶尔发言,也常被老师打断。久之,学生习惯于被动接受,不敢质疑。这与老师缺乏“听”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。

我曾读到一个外国的故事。一个主持人访问一位小朋友:“你长大后想当什么呀?”

小朋友回答:“想当飞行员!”主持人接着问:“如果你的飞机在空中所有引擎都熄火了,你怎么办?”小朋友想了想说:“我先让飞机上的人绑好安全带,然后我挂上降落伞先跳下去。”现场的观众笑得东倒西歪。主持人继续注视着孩子,没想到孩子的眼泪夺眶而出。于是主持人又问:“为什么要这样做?”小孩不容置疑地说:“我去拿燃料,我还要回来!还要回来!”当“观众笑得东倒西歪”时,主持人仍保持倾听者应有的亲切和耐心,正是这份亲切和耐心,让大家听到了这位小朋友最善良、最纯真的心声。

那么该如何倾听呢?第一步是停下来,在行动上、语言上、心理上都要停下来,把一段时间完全交给孩子;第二步是等一等,耐心听孩子把话讲完,听孩子说出全部事实,并表示对孩子说话的兴趣;第三步是让孩子自己来,尽量少给孩子提出指导和意见,最好是引导孩子对发生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。

有人说:“倾听,是美好教育开始的地方。而做到真正的倾听,首先要有一颗宁静、开放的心。”学会倾听是教育者的一种修养、一种责任。老师和家长要给孩子说的机会和时间,更要有认真聆听的耐心和善于引导的智慧。如此,方能真正感知孩子丰盈的内心。(刘传斌,任职于武冈市实验中学)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

邵阳市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有奖征文